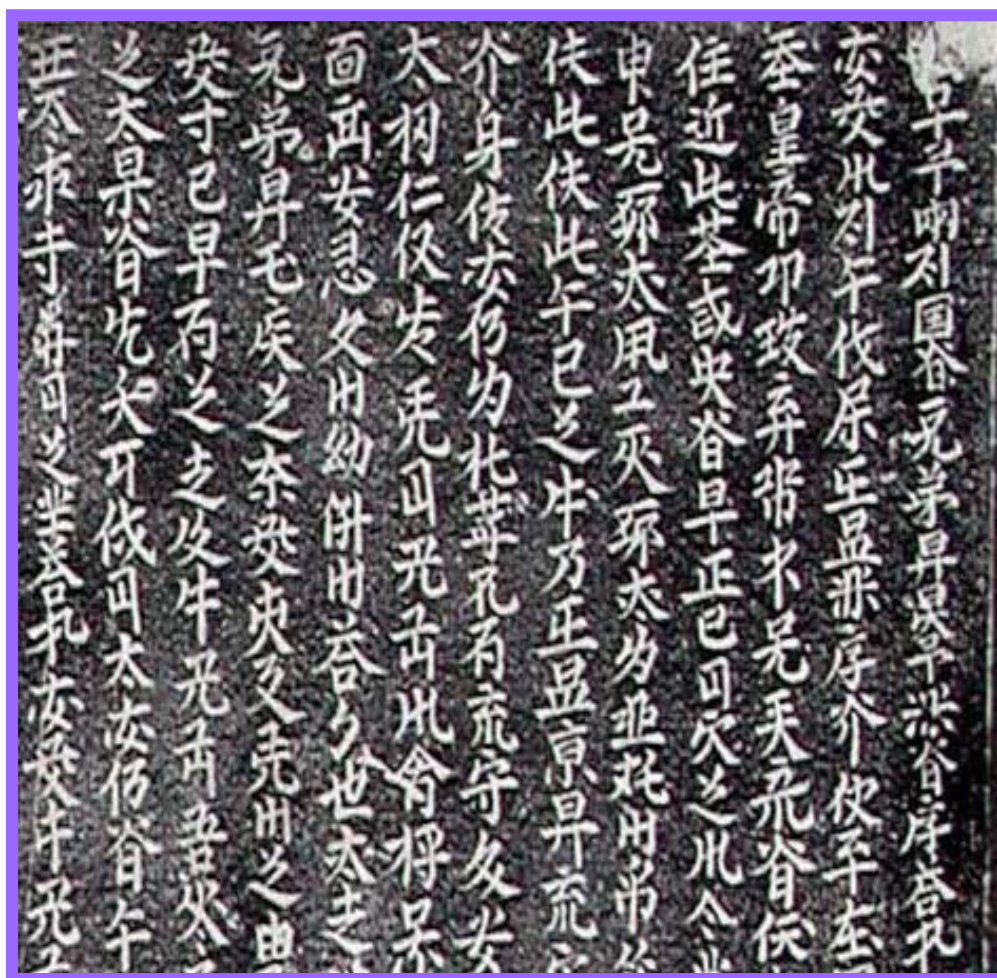


# 契丹小字研究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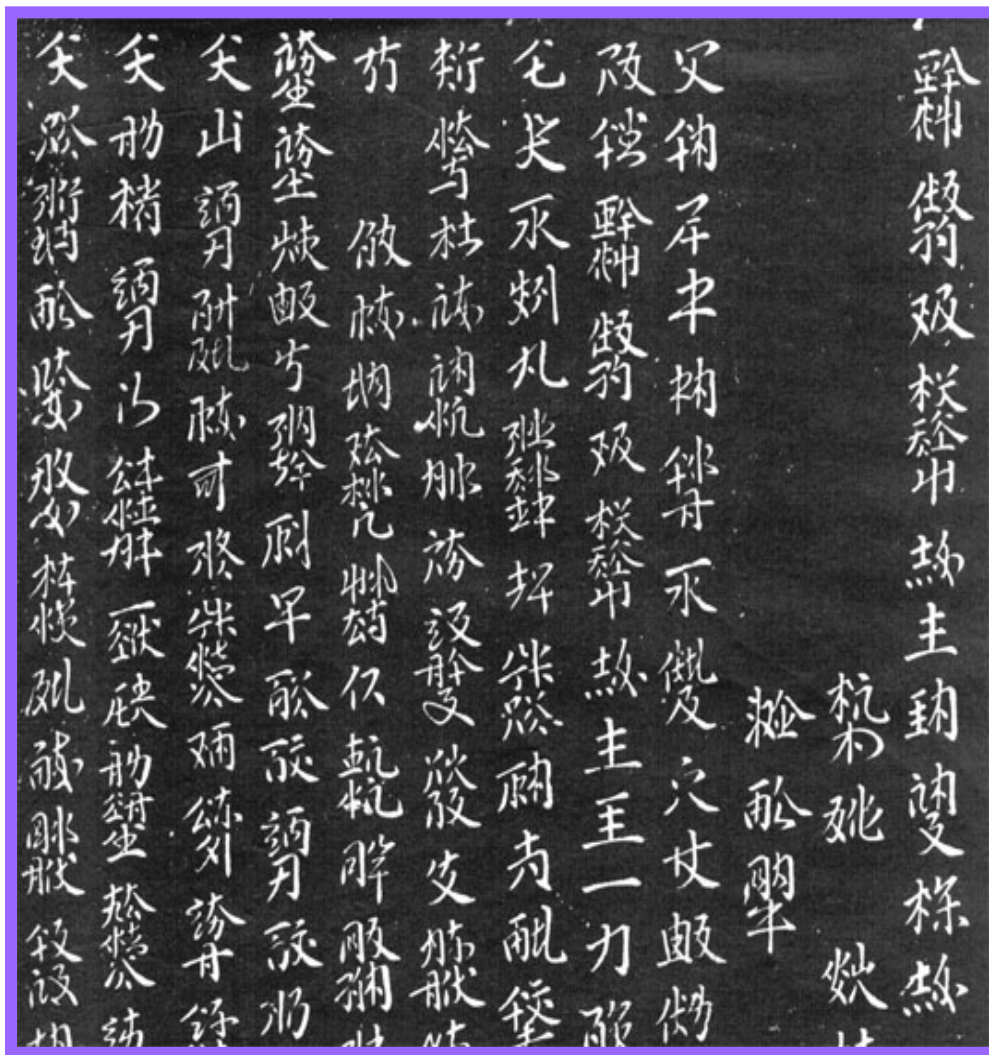
中国内蒙古大学 吴英喆

## 一、契丹文字简介

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创制的文字，分大字、小字二种。契丹大字于辽太祖神册五年 920 年，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是一种表意文字。契丹小字的形成年代略晚于契丹大字，由太祖弟迭剌创制，是一种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同汉字并行于辽朝境内，主要用于刻记功碑、著诸部乡里之名，写外交书函，刻符牌，写诗，译书，考试等领域。辽灭金兴，尽管金朝创制了自己的女真文字，但契丹文字仍通行于金朝的前半期，一直沿用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十二月“诏罢契丹字”。从此，契丹字逐渐被遗忘，到了明清以后已成为一种无人能通晓的死文字。



● 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拓本（局部）



● 契丹小字《道宗哀册》（局部）

## 二、契丹文资料的发现

辽圣宗、兴宗、道宗三位皇弟及其皇后埋葬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白塔子（辽代庆州故址）东北二十余里瓦林茫哈（蒙古语“瓦砾滩”之意）的辽庆陵。民国初年，盗墓成风，当地土豪廉某想从古墓中获取金银，挖开了辽庆陵。当时在热河传教的比利时神父凯尔温（L.Kervyn 汉名梅岭蕊）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往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1922年6月21日，凯尔温在三陵中的一个墓穴里掘得刻有文字的石碣四方，其中两方汉字，两方契丹字。因为他不谙捶拓之法，雇人用五日之力逐字抄录石碣上面的文字，并将原碣置于原处以土盖之。这就是最初发现的辽兴宗皇帝及其仁懿皇后的契丹字哀册。

其中契丹小字仁懿哀册的手抄本刊登于1923年的法文版的《北京天主教会杂志》（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又把契丹小字辽兴宗哀册和契丹小字仁懿哀册的手抄本载于《通报》（T'oung Pao）1933年第30卷，同时用铅字排印了仁懿皇后的汉字哀册。

失传几百年的契丹文字在辽庆陵重见天日，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当时不少学者纷纷寻觅拓本，对契丹文字进行介绍、考订、释读，从此在学术界产生了一项新的课题——契丹文字研究。

庆陵帝后哀册问世不久，当时沈阳满铁医院的医生日本人山下泰藏在1935年10月刊行

的《蒙满》上登载了立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城南十里的十家子村的《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的拓本照片，并提出其上面的文字有别于庆陵哀册。嗣后，1939年又发现《故太师铭石记》，1951年在辽宁省锦西孤山出土了《萧孝忠墓志》，这是首次刊布于世的契丹大字原始资料，在契丹大字研究史上有重要意义，但遗憾的是当时都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后来这种契丹字资料陆续出土，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争论，学术界基本判明庆陵式契丹文字为小字，《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或西孤山式契丹文字为大字。

迄今发现的契丹大字资料有10余件，字数约有2万，但受制于大字本身的表意性质，学术界对其研究尚未达到令人能满意的程度。

### 三、契丹小字资料简介

《兴宗哀册》和《仁懿哀册》面世之后，在辽朝境内先后又发现或出土了许多契丹小字原始资料。如《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道宗皇帝哀册》、《宣懿皇后哀册》等。以上五篇及有关汉字碑刻的精美拓本，均收录于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的《庆陵》<sup>1</sup>一书。

此后，又出土了《萧令公墓志残石》、《萧仲恭墓志》、《故耶律氏铭石》、《许王墓志》等。以上9篇资料的拓片影印件和相关汉文碑刻均收录于清格尔泰等编撰的《契丹小字研究》<sup>2</sup>一书中。

1980年代以后，在中国境内陆续出土了更多的契丹小字资料。如《耶律仁先墓志》、《耶律宗教墓志》、《海棠山墓志残石》、《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泽州刺史墓志残石》、《耶律迪烈墓志铭》、《耶律弘用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耶律奴墓志》等。以上18篇契丹小字碑刻的拓片影印件以及摹本均收录于清格尔泰教授的《契丹小字释读问题》<sup>3</sup>。

该书出版后，又发表了一批新的契丹小字碑刻。如：①《耶律永宁郎君墓志残石》，刻于大安四年（1088）现存1041字；②《耶律（韩）高十墓志铭》，撰刻年代不详，约有746字；③《耶律（韩）迪烈墓志铭》刻于乾统元年（1101），共1350字；④《萧图古辞墓志铭》，刻于咸雍四年（1068），约有739字；⑤《皇太叔祖哀册》，刻于乾统10年（1110），刻有807字；⑥《宋魏国妃墓志铭》，刻于乾统十年（1110），共有642字；⑦《萧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刻于寿昌元年（1095年），共1373字；⑧《萧特每·阔哥驸马第二夫人韩氏墓志铭》，约刻于大康四年（1078）约有814字；⑨《耶律慈特墓志》，刻于大康八年（1082年），约有885字；⑩《耶律贵墓志》，刻于乾统2年（1102），约有1100字；以上28件契丹小字资料以及其他零碎资料均已公开发表，除此之外，据有关报导，还有几件尚未刊布的契丹小字墓志：如：《耶律副署墓志》约有2000千字，《室鲁太师墓志碑》，约有300字，《梁国太妃墓志》（字数不详）等。

此外，据有关消息，内蒙古东部和辽宁等地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契丹小字碑刻。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契丹小字的总字数已突破3万5千字（包括重复出现的字），相当于1980年代所利用的全部资料的4倍。这些新资料的发现对契丹小字研究的向前深入准备了丰富的资料基础。

### 四、契丹小字研究概况

学术界一般将1925年日本京都大学羽田亨教授所撰《契丹文字之新资料》<sup>4</sup>视作契丹文字研究的开端。该文明确指出《郎君行记》上所刻的不是女真字，而是契丹字，从而结束几百年来一直将其认为女真字的误解。尽管分清了文字的界限，由于参考资料的严重匮乏，契丹文解读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学术界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历程。

（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对一些契丹字字义的推测阶段。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代表人物有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燧等。他们主要采用了各种对比方法。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有：分清大小字的区别、了解小字的拼写构造、书写方法、推测一些字的意义。受制于研究方法，这一时期虽然释读了200多条词语，但正确释读的只有70余条。

（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探索拼读法，构拟字音成为研究工作的主流。这一时期日本



的研究人员对契丹小字的研究非常活跃。如：①山路广明先生发表不少契丹文研究文章，其中 1956 年的《契丹制字研究》中着重探讨了契丹文字的读音问题。②村山七郎先生，于 1951 年 3 月在《言语研究》上以“契丹字解读方法”为题发表文章，提出契丹字来源于突厥文字的观点。③日本的长田夏树先生于 1951 年刊布《契丹文字解读之可能性》，除对村山氏的文章提出异见，亦对契丹字进行了统计研究。④日本的爱宕松男先生于 1956 年先后刊登了《关于契丹文字的解读》和《契丹文字鱼符、玉盃、铜镜铭文的解读》两篇文章。爱宕氏认为契丹语和蒙古语完全相同，契丹小字的最小读写单位原字还可以分解成更小的字母和字头。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前苏联学者们陆续刊布了一些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论文。如鲁道夫、沙夫库诺夫、达斯今等学者分别对契丹文字进行了种种探索。除了日本和前苏联，法国的安比斯，德国的门格斯、弗兰克、道弗尔，匈牙利的李盖提、卡拉等写过研究或介绍契丹文字的文章。这一时期由日本的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编著的《庆陵》较有影响。书中专有一节对契丹文字进行研究和介绍。这部书可视为日本在这一阶段研究契丹文字活跃景象的象征。

比起三、四十年代的词义对比研究来说，五、六十年代的拼读法及读音研究无疑前进了一步。但受制于研究方法，各家虽然释读了约 150 余条词语，但后来经得起检验的只有 30 几条。虽然如此，国外学者们的以上研究成果，对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界为了打破契丹文字研究停滞不前的局面，继续进行艰苦的探索。1975 年 9 月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清格尔泰教授、陈乃雄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凤翥研究员、于宝林研究员以及邢复礼等人共同组织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契丹小字进行了一系列攻关式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小组的研究成果《关于契丹小字研究》<sup>5</sup>，《契丹小字解读新探》<sup>6</sup> 以及最终成果《契丹小字研究》陆续发表，代表了这一时期契丹小字研究的最好水平，得到了国内外同行学者的一致的高度评价。小组的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契丹小字研究缺乏客观检验标准的局面，使契丹小字研究成为音义结合的科学研究，在契丹小字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下面简单介绍小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小组主要研究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以此打开了释读契丹小字的突破口。他们从契丹小字的拼音性质出发，假设借入契丹语的汉语人名、地名、官名等的读音可能与汉语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如果能从契汉对译的资料中找到那样的词语，会对构拟契丹原字读音提供一条可靠的线索。各种资料中《郎君行记》是一件通篇对译的资料，而且其中有一些固有名词。如《郎君行记》的汉文篇末尾有人名“黄应期”和“王圭”，契丹文篇里必定也有表示该二人名的契丹字，因为汉文篇的最后有“右译前言”四字，说明其汉文是翻译前面的契丹文的。

经过一番研究，小组推定 **𐰺 𐰽** 表示“王圭”，**𐰺 𐰽 𐰺** 表示“黄应期”。这种推测得

到了证实。如：表示“黄应期”之“黄”的契丹字 **𐰺** 还可用于拼写表示“皇帝”的 **𐰺 𐰽**，

“皇太后”的 **𐰺 𐰽 介** 以及表示“黄龙府”的 **𐰺 𐰽 𐰺 今**，证明了 **𐰺** 音译“黄”读 *yuang* 的正确性。小组利用这种研究方法，推测和拟定了一部分原字的音值。

这是小组采用的最基本而且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小组还采用了参考汉文典籍中的契丹语材料，根据亲属语言的语音语法规律等种种方法，构拟 110 多个原字的读音，释读三百多条词语，并对 24 种附加成分的音义进行了讨论。

(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小组研究成果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契丹文字研究的积极性。1985 年专著《契丹小字研究》发表后，小组虽然再也没有集中起来进行共同研究，但国内外对契丹文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先后加入了这一领域，研究人员显著增加，契丹小字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85 年以来有关契丹文字的论著达 230 余篇，其中专著和论文集就有数部。如：即实研究员的《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sup>7</sup>、清格尔泰教授的《契

丹小字释读问题》、刘凤翥研究员的《遍访契丹文话拓碑》<sup>8</sup>、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契丹语言文字研究》<sup>9</sup>和《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sup>10</sup>、陈乃雄教授和包联群博士的《契丹小字研究论文选编》<sup>11</sup>等。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目前400多个契丹原字的一半已经被解读,1300多条词语和数十个句子的意义被探明。在语法研究方面,逐步释读了部分动词和静词附加成分的语法意义,有力地推动了该研究领域的继续向前发展。契丹小字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 五、契丹小字中的若干规律

令人振奋的是,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契丹文研究界逐步掌握了契丹小字中存在的若干规律。这对进一步探明契丹小字中的奥秘很有裨益。如:

(1) **元音和谐律**:清格尔泰教授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契丹小语中存在元音和谐律的观点。他认为契丹语的阳性元音一般和阳性元音(如a类元音)共处,阴性元音一般和阴性元音共处(ə类元音),也有一定程度的展唇、圆唇的和谐。并且似乎还有一些中性元音。清教授以此作为依据释读了一部分契丹语附加成分。如:

①契丹语所有格附加成分 **𐰺**[an]、**𐰾**[ən]、**𐰽**[in]、**𐰿**[ɔn]、**𐰻**[un]等根据元音和谐的要求接加静词后面。

②契丹语动词的变化,有以 **𐰺**、**𐰾**、**𐰽**、**𐰿**等原字为中心元音和谐现象。其语法意义可能与及物、不及物与使动态有关。已知 **𐰺**为展唇阳性的[va],据此推知 **𐰾**为展唇阴性[kə],已知 **𐰿**圆唇阴性[u],据此推知 **𐰽**为圆唇阳性[ɔ]。原字 **𐰺**[v(a)]和 **𐰾**[kə]是相对应的形动附加成分<sup>12</sup>。

(2) **“数”的和谐**:高路加教授在1988年发表的《契丹小字复数符号探索》<sup>13</sup>一文中,根据古代蒙古语的“数”的和谐现象,提出契丹小字中基数词作定语时,被限定语常常采用复数形式(但也有单数的)的观点。如:

**𐰺** **𐰽** **𐰾** (六年〈复〉); **𐰺** **𐰾** **𐰽** **𐰿** (八圣们)

**𐰺** **𐰾** **𐰽** (二女们); **𐰺** **𐰾** **𐰽** **𐰿** (二国〈复〉)

其实契丹语中的“数”的和谐不仅限于数词定语和被修饰语之间,在其他场合也有数的和谐现象。如:

<b>𐰺</b> <b>𐰾</b>	<b>𐰽</b> <b>𐰾</b>	<b>𐰺</b> <b>𐰾</b>	<b>𐰽</b> <b>𐰾</b>
这些	诸年	这些	诸号
<b>𐰺</b> <b>𐰾</b>	<b>𐰽</b> <b>𐰾</b>	<b>𐰺</b> <b>𐰾</b>	<b>𐰽</b> <b>𐰾</b>
诸王	郎君们	诸契丹	诸行宫

(3) **“性”语法范畴**:笔者在2005《契丹小字“性”语法范畴初探》<sup>14</sup>中根据契丹语序数词的词尾的性差异,曾提出契丹小字中存在“性”语法范畴的观点。后来发现这个观点与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观点不谋而合。如:序数词附加成分 **𐰺**、**𐰾**、**𐰽**、**𐰿** 一般用于修饰男性,而 **𐰻**、**𐰼**、**𐰽** 等则一般用于修饰女性。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sup>15</sup>中以带点和不带点原字为中心再次探讨了契丹小字中的“性”语法范畴问题。例如：

𐰺𐰺 𐰺𐰺 𐰺𐰺 𐰺𐰺 𐰺𐰺 《韩高十》第12行

子女 男 四 女 二

𐰺𐰺 𐰺𐰺 𐰺𐰺 𐰺𐰺 𐰺𐰺 《萧图古辞》第4行

子女 四 男 二 女 二

此外，据笔者研究契丹小字中的“天干”、“年号”等也遵循“性”语法范畴的要求。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能举出更多的实例。

**(4) 父子连名现象：**刘浦江教授和康鹏博士在《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一文中提出“在契丹人的某些父子的第二名和小名之间，存在着词法意义上的相同形式的关联，即父亲的第二名与其长子的小名是同根词，前者的惯用词形均为后者添加属格附加成分的形式。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在契丹族的历史上，一定存在某种从不为人知晓的父子连名制”<sup>16</sup>。如：

	长子第二名	长子小名	父亲第二名	父亲小名
耶律吼父子	𐰺𐰺 (斜宁)	𐰺𐰺 (何鲁不)	𐰺𐰺 (曷鲁本)	𐰺𐰺 (吼)
耶律奴父子		𐰺𐰺 (国隐)	𐰺𐰺 (国宁)	𐰺𐰺 (奴)
耶律瑰引父子	𐰺𐰺 (乱邻)	𐰺𐰺 (查刺)	𐰺𐰺 (查懒)	𐰺𐰺 (瑰引)
萧挈不也父子	𐰺𐰺 (兀古邻)	𐰺𐰺 (特末)	𐰺𐰺 (特免)	𐰺𐰺 (挈不也)
耶律拔里得父子	𐰺𐰺 (留隐)	𐰺 (海里)	𐰺𐰺 (孩邻)	𐰺𐰺 (拔里得)
耶律解里父子	𐰺𐰺 (乙信隐)	𐰺 (直鲁姑)	𐰺𐰺 (直鲁袞)	𐰺 (解里)
耶律牙里果父子		𐰺𐰺 (敌烈)	𐰺𐰺 (敌攀)	牙里果
耶律隆祐父子		𐰺𐰺 (胡都古)	𐰺𐰺 (胡都堇)	高七
耶律铎斡父子		𐰺𐰺 (低烈)	𐰺𐰺 (敌攀)	铎斡
耶律李胡父子	完德	喜隐	奚隐 (宁?)	李胡

**(5) 元音附加法：**笔者在《契丹小字拼读方法探索》<sup>17</sup>一文中曾提出契丹小字中存在“元音附加法”的观点。即以辅音开头的原字，在具体拼读过程中，其前面可以附加某个元音加以拼读。如：据前人研究，原字 𐰺 读[sə]和[əs]、𐰺 读[bu]和[ob]、𐰺 读[ir]和[ri]、𐰺 读[is]和[si]等均有两种读音。此现象与古突厥文的拼读规则非常相似。如果将此规则试用于一些已知读音的原字中，就会获得很好的释读效果。如：表示“女性、妻子”的 𐰺，过去读[mo]，

若将其元音置于辅音前，则读作[om]，与蒙古语表示“女、妻”的[əm]及其相似。表示“这些”的令原来读[də]，今读作[əd]，也与蒙古语表示“这些”的[əd]吻合。𠂇𠂇 𠂇表示“祖母”，过去读[məku][mo]，其他语言中得不到印证，若读[əmk][om]，也与蒙古语的[əməg][om]接近。

(6) 入声韵尾：辽代汉语借词中是否存在入声韵尾，对此学界向有争议。笔者认为入声韵尾并没有完全消失。如：①入声韵尾[-p]的痕迹：契丹小字中汉语借词“腊月”的“腊”记作  $\begin{matrix} 𠂇 \\ 𠂇 \\ 𠂇 \end{matrix}$  可读作[lap]，“腊”的中古音恰好是[lap]。古蒙古语中“蜡烛”的“蜡”也读作[lap]，可作旁证。②[-t]的痕迹： $\begin{matrix} 𠂇 \\ 𠂇 \\ 𠂇 \end{matrix}$  表示“耶律”，读 yi-la-u-t，“律”的中古音恰为[ljwət]。𠂇令读[dolt]表示人名“迪烈”，“烈”的中古音为[ljɛt]。③[-k]的痕迹：契丹小字令欠读[tuk]用于拼写“节度使”之“度”，“度”的中古音为 dak。 $\begin{matrix} 𠂇 \\ 𠂇 \\ 𠂇 \end{matrix}$  读[tʃupuk]表示部族名“阻卜”，“卜”的中古音为[puk]。“钱帛”的“帛”契丹字记作  $\begin{matrix} 𠂇 \\ 𠂇 \\ 𠂇 \end{matrix}$  读[pək]，“帛”的中古音为 bək。这些可以证明辽代汉语中仍然存在入声韵尾-p、-t、-k。<sup>18</sup>

## 六、契丹小字电子化

契丹小字资料的日益增多，对编辑、排版和检索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我们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同内蒙古蒙科立软件公司合作开发了一套简便易用的契丹小字精密字库及相匹配的输入法，同时还研制了一套契丹小字综合检索系统。

此外，我们还制作了女真文字模，共 1900 多个，即将投入使用。同时我们正在着手开发契丹大字的字库，预计今年投入使用。我们打算条件成熟之后利用 Internet 来管理契丹年大小字及女真文原始资料及相关研究数据。

<sup>1</sup> 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東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遼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画に関する》，座右宝刊行会版，1953年3月。

<sup>2</sup>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

<sup>3</sup>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东京外国语大学，2002年3月。

<sup>4</sup> 羽田亨：《契丹文字的新资料》，《史林》1925年第10卷第1号。

<sup>5</sup>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契丹小字研究专号）。

<sup>6</sup>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契丹小字解读新探》，《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sup>7</sup> 即实：《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1月。

<sup>8</sup> 刘凤翥：《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北京：华艺出版社，2004年4月。

<sup>9</sup>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语言文字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5月。

<sup>10</sup>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辽金史與契丹、女真文》（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京都：京都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6—7月。

<sup>11</sup> 陈乃雄、包联群：《契丹小字研究论文选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

<sup>12</sup>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问题》，《蒙古学集刊》2005年第2期。

<sup>13</sup> 高路加：《契丹小字复数符号探索》，《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sup>14</sup> 吴英喆：《契丹小字“性”语法范畴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sup>15</sup> 吴英喆：《契丹小字“性”语法范畴再探—以带点与不带点的字为主线》，《蒙古学集刊》2005年第2期。

<sup>16</sup> 刘福江、康鹏：《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文史》2005年第3期。

<sup>17</sup> 吴英喆：《契丹小字拼读方法探索》，《蒙古学集刊》2006年3期。

<sup>18</sup> 吴英喆：《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入声韵尾的痕迹》，《蒙古学集刊》2006年第4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2JAZJD840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契丹文释读与契丹语语法研究”（06CMZ006）；内蒙古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释读契丹文探索契丹语语法”；